

陽明先生經濟集目錄

卷三

平三泖

告諭泖頭巢賊

進勦泖頭賊方畧

尅期進勦牌

泖頭捷音疏

議處河源餘賊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三省夾勦捷音疏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附

與王晉溪書

爲查勘福建軍變事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三

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

黃璋稚圭  
朱培行仲疇 謹校

告諭涇頭巢賊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莅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旣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脇。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脇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

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甯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甯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繇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

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遊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概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緣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湘湖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

刺骨之談

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開導詳明。慰諭真切。苟非木石。能不感動。

進勦洄頭賊方畧

照得撫屬龍川縣。地洄名頭。積年老賊池大鬚等。不時糾衆。突出河源。翁源。安遠。龍南。信豐等處。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勦。皆因預失防禦以

兵法云以  
一擊十莫  
善於扼此  
之謂也  
畫圖貼說  
亦非容易  
事必留心  
地方胸中  
有方略者  
方可憑信  
否則止一  
幅畫圖耳

致漏網。後雖陽爲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幾。肆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紜。有不忍言。若不趁時計勦。地方何以甯謐。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卽行該府知府陳祥。速將合用糧餉等項。一面從長議處。一面卽於所屬。選集精壯驍勇。曾經戰陣。機快兵壯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略。尅期進勦。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貼說。要見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各要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繇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尅期併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以靖地方。

### 尅期進勦牌

兵法云五  
軍五衛敵  
人必惑莫  
知所加此  
之謂也先  
生前後取  
勝俱用此  
法

案照洄頭老賊池大鬚等。不時糾衆。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  
來。陰圖不軌。惡焰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不  
趁機速勦。不無禍變愈大。地方何繇安息。本院已先密切分布哨道。行仰知  
府陳祥。統領典史姚思衡。驛丞何春。巡簡張行。報効生員陳經世。新民盧琢  
等官軍。從和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搗中洄大巢。知府邢珣。  
統領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并老人葉秀芳。黃啓濟。義官吳明等官兵。從大  
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均巢。中村巢。直搗上洄大巢。指揮姚璽。統領  
新民梅南春等兵。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山巢。直搗岑岡大巢。指揮余  
恩。統領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從龍子嶺入。攻溪尾巢。塘涵峒巢。古地巢。空  
背巢。直搗下洄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琢等官兵。從  
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均巢。直搗中洄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  
民葉芳。百長孫洪舜等官兵。從南步入。攻脫頭石巢。鎮里寨巢。羊角山巢。直  
搗中洄大巢。知府季燾。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攻新田逕巢。古地巢。縣丞舒



今日督撫大臣將也。謂大將也。兵論將也。臨敵不懷。生安不裁。將而戰大。自督則優。理今則之。游坐鎮矣。如治進。退速俱。有節制。則令出。門聽其。便矣。安得。

富。兵從信豐縣鳥逕入。攻旗嶺巢。頓岡巢。及行仰守備指揮剡文。監督指揮姚璽。余恩。千戶孟俊等。三哨官兵。分路進剿。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從冷水逕直搗下湫大巢。親自督戰。刻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競進外。牌仰兵備副使楊璋。不妨本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各哨官兵。依期進剿。所獲功次。務要審驗明白。從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實照例造冊。奏繳。及造清冊一本。送院查考。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分佈哨道寇已在掌中

### 湫頭捷音疏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剡文呈。稱統領安遠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顯。

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械器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芳竹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蠻師、劉欽等一十名顆。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三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二十二間。及奪獲贓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珂等官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鷄、黃宏閏、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廷祥等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贓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毀呈。稱統領訓導藍驛、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

月初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奧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賊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洞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惟等九名。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璽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虎鎮。擒斬大賊首謝鑿。曾用奇等五名。賊從盧任龍等一百九十九名。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

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泖大巢。初十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甯、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贓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泖大巢。初十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共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興、石榮等。九名。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賊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日。攻破旗嶺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

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勦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發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鐸。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鏜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勦緣繇。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川縣湔頭等處賊巢。奉有成命。應該會勦。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勅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郝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畧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勦。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

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彙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賊仗贓銀。俱貯庫外。參照泃頭大賊首。池仲容。池翁源。龍川。始興。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擄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擘。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甯。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辭。洞見敵情。而撫勦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爲地方急緊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是。這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欽此。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

事。准兵部覆題。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册奏繳。查照勦殺南方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看得所奏。政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齎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勦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壤於湖郴。在贛州之洵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壤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

先生南就  
奏捷其併  
力攻上陽  
則遣人及  
撫樂昌水  
進兵橫水  
則遣人陽  
撫到頭前  
後俱歸云  
滅人將動  
必有馬色  
也者此之謂

一以離刑  
賊之黨兼  
得益攻橫  
水之兵一  
舉兩利

丙辰書報

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洵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洵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徃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卽池大鬚。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黃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旣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甯、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



之已盡制勝  
之備四法  
之策善攻  
所謂不善  
其者守不  
守其所不  
知其守不  
神而所不  
不可勝用  
矣

兵法所謂  
勢因於敵  
家動於敵  
生於兩陣  
之於此陣  
翻若止者  
策敵未滅  
而地未已  
受兵之害  
近事可爲  
勝

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翼。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我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遁。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

如其謀而  
計之兵法  
所謂伴敵  
之意也

能令之懼  
奪其氣故  
先聲足以  
種國謀賊  
破敵水  
絲我之兵  
破敵水

如此軍機  
即諸萬武  
能復生不  
能過也

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  
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湔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  
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  
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脇。而三人者獨  
與之抗。故賊深讎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  
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  
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卽同時竝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  
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黏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  
卽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  
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  
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歡呼。竝訴  
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  
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

黃表雷濟亦自異人

外似疎防

內實修備

陽示誠信

陰形敵心

所謂形兵

之極至於

無形深間

不能窺智

也者不能謀

亦無我之

威勢足以

奪敵人之

心而後此

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洄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齋。歷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仲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勸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

此著更高

百戰強寇  
轉之几席  
之下而後  
知之勝於  
知爭勝於  
白刃之前  
勇者不足  
言

必有此佈  
置方可收  
池仲容於  
禍否則速

道經涇巢。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訛鞠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勦。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剡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駿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

此陣法也  
敘事類左  
傳

決積水於  
千仞之上  
取勝如破  
竹

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泷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竝進。會於三泷。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竝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掎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卻。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泷。各哨官兵遙聞三泷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北沙巢。守備指揮郝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塘巢。知府季燾兵。遂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

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舍峒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郊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燾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尙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

人至此未  
免滿志奇  
安先生復  
設策奪險  
期盡其醜  
類方是去  
莠必除其  
根  
真是因敵  
變化

若無此設  
伏之兵賊  
雖潰亦不  
能盡殲其  
類所以勝  
兵要若著  
相應

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  
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  
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  
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逃。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  
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  
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毀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  
奧。其餘奔散殘黨。尙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均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蹤  
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和平。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  
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均。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  
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  
知府邢珣季毀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  
北順。又戰於和峒。二十六日。守備郝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  
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

必此如而  
後可撫

必如此而  
後可歸

皆以爲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脇。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脇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况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撫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並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



欲實成功  
此言雖不  
可易

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繇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泐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凶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賊。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竊維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

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繇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徃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扯。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阻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於獻捷之餘。拜首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陳祥、邢珣、季駿、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

指王晉溪  
不忘功之  
所自

通曉世務  
或情者至  
如彼此洞  
微操縱自  
如成爲大  
家千古以  
功先已一  
人而己

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先生涸頭之捷。妙在收虛珂。用黃表雷濟。以誘至池仲容。所謂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前後節節取勝。靈通變化。真非尋常思慮之所能及。

###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勦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卽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筭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

權撫殺兵  
勦兵待勦  
俱知慮所  
能及至慮  
賊失其農  
業爲民害  
則進入一  
縣矣

後的探虛實。尅期並舉。出其不趨。掩其不備。是乃藉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誦。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勦。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峯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况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勦絕根繇。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黠賊。性尤兇強。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

等項。又據惠州府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害相半。况開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卽徑自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已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筭。勿令張揚。候尅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勦。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卽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分督進勦。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用兵全在調度得宜。本處官兵鄉快。自然足用。淮陰所以能驅市人而使之戰也。如止靠調狼兵。未有不至激變生事者。如數年來。黔蜀東土。俱因調兵起禍。惜未有以先生之說告之者。

三省夾勦捷音疏

據廣東按察司僉事等官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龔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爲患。近蒙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勦。緣照官兵未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死。羣合四出攻劫。不惟居民受害。抑恐患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踪跡詭秘。爲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爲我用。然後以次剪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軍門議處。誘法設致去後。據知縣李增報稱。峽田山賊犯龍貴等。十二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各挈家赴縣首告。願擒獲同伴解官。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督同龍貴等。計誘賊犯蕭緣等。六十名。十二月初

二日。陳滿等計誘李廷茂等。二十三名等因。又據通判鄒級。仁化縣知縣李萼呈。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住地名癩痢寨深坑。結巢藏住。隨統民壯兵夫譚志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圍寨。至初二日早。本賊突出山頭迎敵。追至始興縣界。各兵奮勇。生擒高快馬。卽高仲仁。從賊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又據知府姚鵬等呈。督率軍兵夫快陸續擒斬首從賊犯李萬山賴永達等。一千三百二十名。俘獲男婦七十六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一十三名口。又據知縣李增呈。緝得賊首李斌亡命。在湖廣烏春山躲住。密遣捕盜老人李攻瓚等。星夜潛至地名姜陽峒。擒獲本賊緣絲到道。轉報到臣。又據兵備分巡嶺東道顧應祥等呈。據領哨通判莫相等呈。統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刻期進剿上下橫溪關峒深峒等巢。陸續擒斬賊犯。吳瑄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名。俘獲男婦三百九十五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七口。又據本官稟稱橫溪大賊首吳玠。招集亡命。遷住地名東田村。深山結巢。稟蒙監督僉事顧應祥。指示方略。密切發兵。抵吳玠巢穴。四面

圍攻。先用銃箭。將吳玘打倒。擒斬玘等首從賊共十三名。顆。俘獲賊屬六口。奪回被擄婦女二口。緣繇到道。轉報到臣。查得先准兵部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該本部覆題。郴桂等處諸賊。與廣東江西諸峒聯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尅期進兵夾勦等因。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又臣節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巡。并軍衛有司。設法勦殺。隨宜處置。欽此。又准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劫。及據湖廣郴州申賊首襲福全。高仲仁等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擄捉。知縣韓宗堯一起。七百餘徒出劫。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峒等處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甯縣出劫等因。各報到臣。該臣參看得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命。行取回京。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略。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見督官兵征勦。涖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原議。上緊依期進勦。毋得遲疑。



參錯。致誤事機。一應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心腹。聲東擊西。陽背陰襲。勿據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必一一呈稟。反成牽滯。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四名口。奪獲器械贓物一百三十二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仰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錄造冊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現等。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罪貫既盈。今幸數月之間。克遂殲殄。此皆仰仗廟堂勝算。及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得因人成事。眞爲徼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作勵將士。既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格。勞績尤異。僉事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効勤勞。都指揮王英。歐儒。知府姚鵬。通判鄒級。莫相。知縣李增。李萼。皆身親行陣。具歷艱難。均合甄收。普皆旌擢。伏望皇上。既行大賞於朝。復沛覃恩於下。庶示激獎。以勸後功。臣以凡庸。兼復多病。繆膺地方之責。屬征調四出。不能身親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布授方略。領哨諸將。得以遵

照奉行。戮力効死。竟收完績。雖無共濟之功。實切同舟之幸。除先已具本請罪告病乞休外。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報功疏。不用誇飾。直述事情。極爲得體。如近日動輒云。異捷奇功。眞令人可汗。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任疏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欽此。欽遵。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冰淵。竊念臣以章句陋儒。過蒙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僨。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

歸功該部  
此是當時  
實事

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繇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繇。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澗。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遣官屬。齎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勦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繇是言之。其始促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

里而跽。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允報。庶幾生還。畎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樞部必與邊撫呼吸相應。而後能成功。往日遼陽之失。不能無所歸咎。

上晉溪司馬書 戊寅

榔衝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

閩事百年  
相沿如一  
日此一言  
盡之

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卽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然勅書久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概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甯。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尙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蹇。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

及。居則賤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籍民之子弟而爲之鬪。有司叅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呶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旣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

司者之恥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副。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并措送過繳牌。

今官於地方者。優禮餽送。惟當道貴人而已。先生此舉。真足以廉頑立懦。大有補於世教。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三終